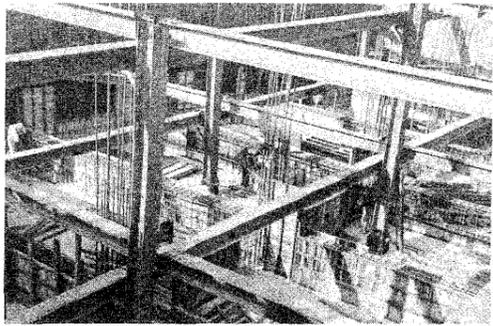


● 聞 新 ●



紫竹林精舍寶殿施工現場

堅石基殿寶義巍 盡淘汗瓦一磚一
禱祝心同 力施財施
現呈日早宇梵嚴莊

【本刊訊】紫竹林精舍寶殿建築，自國曆四月廿四日開工至今，蒙諸佛菩薩、龍天護法的庇佑及十方信士的發心護持，三個月來工程皆能順利進行。

香光莊嚴 季第 11 期
Glorious Buddhism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四五八號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

答謝榮皇殊勝法會
佛光山莊嚴
佛光山莊嚴

親愛的道友：頌吉祥
本寺訂於今年農曆八月十七日至廿三日，舉行千佛護國在家五戒、菩薩戒會，為使戒會圓滿成功，特於戒期中開壇宣講。

淨戒，成就無上功德。
經云：「戒之功德，歡莫能窮」，佛弟子勤修戒法，能積善真誠的自覺，使佛院益光顯耀大地，祇園戒會重現世間。此頌 福慧無量

總編主 一〇〇〇〇〇元
副編主 五〇〇〇〇元
主編主 一〇〇〇〇元
副主編 五〇〇〇元
隨喜發心 二〇〇〇元
平安燈每盞 五〇〇元
※發心功德款請利用郵政劃撥
〇三三〇八六九一四香光寺

熱心公益 法輪常轉
悟因法師榮獲表揚
淨化人心

【本刊訊】嘉義縣七十五年度宗教團體表揚，暨七十六年度寺廟負責人座談會，於六月廿六日假朴子鎮高明寺舉行。香光寺住持悟因法師，榮獲表揚。表揚大會由高明寺住持悟因法師主持，有佛教界代表百餘人參加座談會。

【本刊訊】嘉義縣七十五年度宗教團體表揚，暨七十六年度寺廟負責人座談會，於六月廿六日假朴子鎮高明寺舉行。香光寺住持悟因法師，榮獲表揚。表揚大會由高明寺住持悟因法師主持，有佛教界代表百餘人參加座談會。

【本刊訊】嘉義縣七十五年度宗教團體表揚，暨七十六年度寺廟負責人座談會，於六月廿六日假朴子鎮高明寺舉行。香光寺住持悟因法師，榮獲表揚。表揚大會由高明寺住持悟因法師主持，有佛教界代表百餘人參加座談會。

修兼德術講演、論辯
筐滿穫收 賽競藝學

【佛學院訊】香光尼衆佛學院為培養學僧思辨、推理力，激盪、質詢演練的演講比賽，其最

【佛學院訊】香光尼衆佛學院為培養學僧思辨、推理力，激盪、質詢演練的演講比賽，其最

【佛學院訊】香光尼衆佛學院為培養學僧思辨、推理力，激盪、質詢演練的演講比賽，其最

思省的波風尼士學 ● 思省的波風尼士學 ● 思省的波風尼士學

（上接第二版）
的青年知識分子，思考能力、價值觀、自我肯定的不尊重。難道佛教徒只是能是人生的失意、老婆、殘障孤苦的人？而寺院的功能僅是提供社會「落難者」一個「逃避責任」——「安養天年」的場所？

是以在探討大學女生出家這一事件，與其將焦點放在無謂的爭執、猜測，倒不如以「關懷社會人文建設」的立場用平常心去探討，「宗教的意義、功能；現代需要什麼樣的宗教？我們的社會需要怎樣的宗教師，怎樣的宗教法？這不是更能達到知識份子領導社會的使命！」

省思與建議

美國當代神學、哲學大師田立克說：「宗教乃是文化的精華，而文化乃是宗教的表現」因此，宗教並不單單只是一種信仰而已，它包涵了文化的素質，真理的闡發，同時也反映人性深層內在自我的對話，尤其，它要對人類指陳生命的終極目標，提供一套通往此目標的踐行方法。所以，宗教不但「不會使人破壞理性，反而使人成全理性，為自己的生命奠下終極的基礎。」（註四）

我們不能再沉默

自七月二十日起，聯合報連續刊載數篇——以大學女生出家為主題的報導與評論，因而引發各報章雜誌爭相以「深入採訪」、「獨家報導」的姿態，接二連三撰文報導。這些學動觸發我們內心深處的疑問：我們需要什麼社會公器？傳播媒體對社會應負什麼責任？什麼人最適合宗教生活？

學士尼風波的省思

在探討大學女生出家這一事件，與其將焦點放在無謂的爭執、猜測、倒不如以「關懷社會人文建設」的立場用平常心去探討——宗教的意義、功能；現時代需要什麼樣的宗教？我們的社會需要怎樣的宗教師？

大學生出家——及佛教修道生活，乃至宗教對現代社會的功能，有一客觀的認知，不致因部分記者的誤導而作神秘離奇的猜測，或空花漫天的想像！

「神秘」的真相

香光寺是一座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古刹，屢經地震摧毀，直至民國五十八年，附近村民才又從蔓草廢墟中重建一座簡陋的觀音菩薩的殿堂，外觀上它並不巍峨雄偉，更沒有供人遊憩的園林美景；有的，只是一群出家人為了追隨佛陀教育的理想，默默工作，平實的耕耘，過著平凡的修道生活。在台灣無以數計的廟宇裡，它既不是聞名的勝地，也看不到絡繹於途、求神問卜的人群、信眾，如此不知是否因「不聞名」要被披上「神秘」的面紗？否則，香光寺定期出版刊物，向外界公布各種活動訊息，每一位

邀您送一份法喜到人間

「香莊嚴嚴」是一份傳遞佛法教育的刊物，發行至今已進入第十一期，每期一萬份。二年來皆是由少數善心人士隨喜助印，而今面對日益增多的讀者索閱，我們竭誠邀請您能發心贊助，送一份法喜給更多渴望佛法滋潤的心靈。

香莊嚴嚴雜誌社啟

助印芳名

- 參仔伍佰元整：黃錫力 黃建發 張炳輝 呂天炎 陸佰元整：王秀鸞 林哲明 洪師傳 李 媛 王敏金 張寶豬 無名氏 吳秋敏 玄如法師 林麗珠 謝玉煌 修慧法師 蘇張玉蘭 陳重嘉夫婦 顧川 蔡榮宗 陳金利 蕭敏娟 無名氏 謝淑慈

有心學佛者，不但可以隨時來山請益，更歡迎參與我們每年為社會各階層人士，舉辦的文化教育、慈善活動，我們實在不明白，香光寺何「神秘」之有？

設若說，是因為有六十多位受過良好教育的比丘尼、沙彌尼，在這裡研經、修道、弘法所以「神秘」，那就更令人費解。君不見鄰邦日本，在大學院校裡，或者工商界、政界、社會各階層研究，倡導佛法的有心之士，碩士、博士人物比比皆是，豈獨弘揚佛法的僧尼接受高等教育，反成神秘之類？在韓國甚至規定必須高中以上學歷，年齡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才能出家，對於時報周刊所發布的言論來說，日本、韓國豈不成了道道地地的「神秘大國」？至於「神秘」的面紗應由誰來披——佛教是理性的宗教，其指導原則，實踐方法，皆自成一套科學體系。因此，香光寺在弘揚佛

我們都知道，自從政府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以來，國民接受教育的機會普及，知識水準也因此提高，每年從大專院校畢業的學子，多如過江之鱗，因而社會各階層的工作參與者，其學歷也相對地提高了。大專畢業生從事各行各業是隨各人抱負及興趣；所謂「鐘鼎山林各有天性」——賣牛肉麵，夜市場攤地攤……不之完成大學教育者。

明修行的意願。其父親、親友遂於七月廿六日清晨四時「第二次」上山。經過一上午的溝通，許小姐因為家人仍不能了解與接受，決定再和親人回家。

後來，許小姐以收拾物品為由，暫離家人。過了一會，其父不見許小姐，唯恐她改變心意，因而四處尋人，寺中法師因為未曾在其談話現場，實不知許小姐明確去處，故許先生不知道，並且協助他們尋找，但許先生却以此怪罪寺裡法師，甚至責備與她同住的一位小姐，將許小姐藏了起來。

工作。(註一) 以香光寺僧眾生活來說，除了要不斷汲取各種學養，從事生活鍛鍊與宗教的修持，此外，社會文化、教育內涵的探討、推廣與提昇，更是我們所深切關懷的。因此，除了個人會談輔導外，我們陸續在嘉南、高雄等地區舉辦過很多活動；兒童教育方面，有兒童的冬、夏令營；青少年方面有「暑期職業輔導」、「青年佛學講座」、「香光自強活動」；此外為了提供成人再教育的機會，也創辦「佛學研讀班」、「民衆才藝聯誼會」，作系統化的佛學研習，並邀請教授長老、大學院級的專家學者、實踐人士南下演講，以提昇社會大眾的文化素養；其他如出版雜誌、刊物，配合政府「書香飄到百姓家」的措施，開辦「論語班」等等，乃至義診、冬令救濟、賑災、法會；可以說，出家生活是忙碌的，其修行、奉獻更是豐富的，不分人我的，假設「清淨」是指這樣的生活，那是因為內心超然無染的「清淨」，而並不是無所事事的「清閒」！



編輯組

記者先生用心何在？台灣全省不乏有規模，有內涵的道場，大學生想研習，那裡只此一處？趙先生白紙黑字說說了事，却叫我們如何向教界的諸山長老交待？

至於趙先生報導徐氏夫婦找女兒的描述，在此，我們願將實情披露，事情是這樣的——

每個人都公平地擁有一天廿四小時的時間，但每個人的生命內涵却因時間的運用不同而有差異，出家法師既然懷抱「自利利他」、「回饋眾生」的理想而來，莫不戰戰兢兢地經營著出家生涯，希望每一分、每一秒，都能發揮最高效用，以期不但能個人生命提昇，也能因此照亮全人類共同生存的空間。

今日的社會價值已呈多元化趨勢，且風氣走向開放，這個男朋友吹了，大可另覓良人，這個工作不適合，也可另謀高就，縱使待遇再低，圖個三餐溫飽，買三兩件漂亮的新潮服飾，看幾場喜歡的電影，應不是難如登天吧！為何有人仍要獻身佛門，每日清晨三、四點即起床誦經禮佛，靜坐，既無魚肉佐餐，又沒電視、電影可以打發時間，甚至洗淨鉛筆，將一頭烏溜的秀髮剪掉，還要飽受別人沒以「不解」、「可憐」的眼光，這些差距「看破」、「想不開」的是誰？

自由乎？放任乎？

獲悉許小姐的來意後，我們即請她主動與家人聯絡。因此，七月十九日清晨四點多，其父親、友朋第一次來山。馬上，我們請許小姐出來與家人溝通。會談之後，許小姐答應和親友回家。孰料次日許小姐再度來寺，表

更甚者是：「有很多大學生來到香光寺……賴著不走，在香光寺裡沒

有申報流動戶口，往往是進入香光寺就是成了失蹤人口。」阿彌陀佛！台灣失蹤人口何其多，如此罪名我們實在無法消受。趙先生這麼說，豈不是有意造成社會對佛門的誤解！

不過趙先生倒是一語成真，自從時報周刊發表後，幾乎那家女兒失蹤，太太出走，都會主動上香光寺「要人」，更有三更半夜打電話來質問的……當香光寺生活秩序被干擾擾得不帶走一片雲彩」嗎？這是傳播工作人員的「社會責任」觀嗎？

(下轉第一版)

出家圖個清淨

退一步說，隔山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是相互尊重的基本涵養，縱使有心「切入」報導宗教生活也應抱持審慎的態度，多充實這方面的學養，才不致因誤導而衍生許多不良後果，這些又由誰來背負？

平常心看學士尼

換言之，出家的真義是把自己奉獻出來，不再只屬於某個小團體，而要為更廣大的眾生服務，提供他們清新、純正、健康的人生態度。當然，在個人學養、道力尚未充實以前，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潛修，這時，他可能會暫離人群，隱居山林，但目的是為了要走更長遠的路，絕不是只圖個人的清淨而已。

歌

脚

魚木 /

早晨，暖暖的陽光，隔著樹葉細碎地灑落在窗台和窗欄的角落處，一群蝴蝶正前簇後擁地拾著一節墜虎的殘骸，行走在玻璃窗閉合的「康莊大道」上，長長的隊伍，越過窗軌，走向窗外草叢裡的家園。

傍晚，西斜的落日滑過樹梢，跌落在後山樹叢裡，一條黑色的長線，中間繫著飛蟲的翅膀，往牆角處緩緩移動！那裡是另一隻蝴蝶的歇腳處。

墨綠色的窗簾布上，一隻壁虎嚼著牠同良久辛苦獲得的獵物，左顧右盼想尋個好地方

去享受晚餐。

燕子呢呢喃喃地在天花板上爭著，看誰先進入那門口僅有小手般大小的窠巢。

牠們都有家，雖然可能只是個暫時的歇腳處——草叢中、牆角下、天花板上……，隨處都可以尋到牠們的蹤跡，但當勁頭一來，掃把一到，或是風雨一過，就得在哀悼同類狼藉死傷的屍體上馬不停蹄地遷徙，另築新巢，沒有人知道下一站牠們會在那裡停歇。

在關渡的河堤上，我曾看到一群愛鳥的人帶著望遠鏡尋找著牠們熟悉的羽翼。

「那是隻候鳥，台灣並沒有生長，最特別的是牠細而尖長的嘴，略微彎曲的嘴巴。」一個熱情的賞鳥者，將牠的望遠鏡借給我分享，熱心地述說候鳥的故事。

「牠每年都會回來一次，我已經觀察牠二年了！」看著那隻候鳥在白濛濛的天際翱翔，那畫面真的好美！

「牠每年都會飛回來嗎？」我問。

「嗯！除非死了，牠都會帶著記憶回到這中途站的歇腳處，然後再往南飛去……」

如候鳥一般，游牧民族也隨著季節的迭換，攜著妻女、帳篷，趕著牛羊，翻山越嶺尋覓水草繁榮。在蒙古高原、青康藏高原上……，世世代代踏著相同的足跡，在崢嶸崎嶇間找尋歇腳的地方。

在西方，吉普賽人是有名的流浪民族，他們四處為家，融合了歐亞各民族的文化，形成了他們音樂裡特有的風情及色彩。在歌聲與舞蹈中，吉普賽人抒發了充塞在他們漂泊的心靈深處那股奔流的苦楚！在每一個他們曾經歇腳的地方。而平地的中國子民，幾千年來，「落葉歸根」成了他們維繫情感的重要信念，以儒家思想為主而形成的家族觀，使他們不論在遼闊的北國或煙雨的江南，甚至是在為江海大洋所分隔的世界各角落歇息，最終的期盼還是回到幼時出生的家園。儘管屍骨早已成灰，門柱上「山水永千秋，書詩傳百世」的字跡也因失漆掉而斑駁模糊，但中國人在「子孫孫永寶用」的傳統精神裡找到了最後的落腳。

在每個因緣法的組合裡，去體悟那「只求盡力、不求回饋」的隨緣無執和超越的自在。

所謂「一鉢千家飯，孤僧萬里遊」，做為一個出家行者，他的生活是托鉢化緣的生活，處處無家，也處處是家，隨處皆可歇腳，隨處也是起程。托著心靈的鉢，四處行腳，將佛陀的智慧法種播撒在每個眾生心田，在眾生離苦得樂的法喜中，行者建立起他們清涼的心靈國土！

如果說短暫的歇腳是詮釋生命的無常與危脆，那麼，它更說明了空性的永恒，生命真正的意義與光輝就建立在落腳時全然的關懷與付出，那是唯有空性才能具有的感應，若能如此，則何處不可歇腳，何處不可重新出發？

您，聰明的朋友，要選擇那裡做為生命的歇腳？

世界上，有人為居無定所而苦惱；也有人歌頌流浪，嚮往候鳥的自由飛翔，但是，生命的苦樂與哀喜，難道只是身軀的漂泊或安住嗎？廣度千萬間、茅屋三兩椽與動物隨處可鑽的巢穴，或寄望了孫回鄉鄉土的……，這些在瞬息萬變的因緣裡，我們要如何來敲確實且永恒的掌握呢？

李白「春夜宴桃李園序」裡曾說：「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」短短二句話點出了：長則七、八十年，短者二、三十年的人生，若和永恒的時間相較，只不過如偶然的過客，匆匆來去，至於天地則只是暫借給我們歇腳的旅舍而已。

了了了這層生命中最難透徹的「真理」，那麼在每一個付出的當下，要計較的已不再是「我擁有什麼？」「我得到了多少報酬？」的問題，而是如何

應適

豪見 /

遠處傳來幾聲犬吠，我伸個腰，把眼光移向窗外，白天的村落已掩蔽在一片黑暗中，只有稀疏疏疏的螢火燈光忽隱忽現，彷彿幾顆星星在黑色的天幕下閃爍著……我繼續埋首在千篇一律的文書工作中。

「噯！噯！……」鐘響打破了夜的寂靜。「噯！噯！……」已經熄燈的時刻了。」收拾好桌上的東西，我習慣地離開座位伸手關燈，「噯，今夜同修都到那裡去了！」「噯！……」全室物品如魔術般瞬息全部退隱，眼前什麼都不見了，昏黑一片，「黑暗」吞噬了一切，我猶如童話裡的小孩，驚慌失措地來到陌生的國土（鯨魚的內腹）！莽撞、急躁、驚懼、駭然……，我想我應該趕快離開這片黑暗，儘管雙眼，却頻頻被突然伸出來的桌椅、椅背、牆壁……給碰得疼痛不已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這裡不是我頂熟悉的的地方嗎？」停下跨出的脚步，我不禁沈思起來：

「原來我從來不曾真正認識這裡的一景一物，不過是藉著燈光，自己錯覺以

為已摸熟了、掌握了一切的事物，等到光源消失時，我竟無所憑藉地面對他們，才暴露了我的陌生、隔閡與無知。」

於是我不再急躁，摸了一把椅子緩緩地坐下來。我靜聽著自己呼吸的氣息，心裡默默祈禱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，突然，如禁忌被解除了似的，奇蹟出現了，一張張的桌子、椅子、檯燈、書櫃，在黑暗中再度「浮現」，連躲在屋角的門鈕，也在那兒眨眼睛！原來我的視覺已然「適應」環境條件，能夠不為所限了！

今夜讓我體悟到：體能對環境的適應尚且要付出時間和耐心，更何況是個體與個體間的接觸交往！從思想、從行為、從語言，如果我們不能夠為自己的調整、他人的適應留下一點心靈的時空，只是一味輕舉妄動地行事，或以自我為中心的要求別人、指責對方，那麼我們的人際關係必然也會陷入「黑暗」中，那時盲目的摸索，不但無助於事，困擾反益加增，不但碰損了別人，更傷害了自己！



在馬路和鐵路的平交道口，「停、看、聽」三個大字向著來往的行人及車輛，醒目的地佇立一旁。它提醒馬路上的過往者：行動之前，暫停下來，不要心急，先聽清楚、看清楚，你將能避免遺憾發生。

過平交道如此，日常其他

先也是先請病人坐（躺）下來，看看他的臉色，按一按病痛的地方，然後拿出聽診器聽聽病人內臟的跳動……經過多方的探測，最後才判定病情，對症下藥。至於母親照顧孩子，更要有這三層功夫，否則一大意，以為這些情緒泛濫，我們不但永遠看不清事物的真相，更無從避退。

第二天，晉國的大夫師曠報告晉侯說：

「鳥雀叫得非常快樂（因為無人相擾的緣故），齊國軍隊一定撤走了！」

刑伯也告訴晉侯說：

「有失群的馬嘶叫聲（由此可知馬群已去），齊國的軍隊想必撤走了！」

叔向更告訴晉侯：

「城上有鳥雀（城上若有鳥雀不會停落），齊國的軍隊已經撤走了！」

於是晉侯派人去偵察，果然發現平陰已變成了空城，那有齊軍的蹤跡？立刻揮軍入城，並且乘勢進擊齊軍，終於大獲全勝。

師曠聽到鳥雀快樂的叫聲

事物的處理也如此。當一個技工修理機器時，也是先把機器開掉，打開機身檢查一番，是零件出問題？還是電線沒接好？確定問題所在，再動手修理。修理後，還要不斷試機、聽聽，才知道機器是否已經恢復正常運作？

同樣的，醫生診斷病人，首

這不但不是頂粗心的照顧方式，並且無法構成對兒童行為有效的指導。

而在人與人交往的過程中，「停、看、聽」更是幫助自己了解事物真相與達到雙方溝通的最佳妙方。

有太多時候，「先入為主」、「自以為是」的布幔，

法從情緒的網罟中跳脫出來，超然冷靜的面對自我。反之，若能隨時奉行「停、看、聽」這三個準則，我們將能有有效的掌握事物的來龍去脈，獲得成功的人生。

春秋末年，晉國會同諸侯去攻打齊國，齊國的軍隊在平陰城抵禦，但平陰城固若

由此，生活中不論對己、對人或者對事，在做任何決定，採取行動的當下，何妨先按耐下自己將發的情緒，看看我的位置在那裡，聽聽別人怎麼說，問問自己怎麼想，了解客觀的情勢如何演變，走一段路，停一下，看清楚周遭環境的景色，聽一聽鳥叫蟲鳴的聲音再出發！

春風化雨



檢討會

筆說

心師父禁足開房開示
見啟記

這次生活檢討會恰逢心志禁足，未能親自參加，見師、見師、見師，我以紙筆向大眾師講幾句話，我沒什麼要說，只有滿腹的感激。怎麼說呢？因為禁足期間，心志不必掛慮常任雜事、擔憂大眾師，每日如常作息，安心於行持，是大眾師護持之功，所以我說感激。

在廟房中，為了閱讀大眾師的作文，使我又和你們在一起，藉著一篇篇文章的討論，我們可以在思想上、觀念上、道心上，對宗教、對人類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溝通，實在是太好的一個因緣。然而，在此我想向大眾師道歉，在研討、批判的過程中，若我言語太過份，要求太苛刻，使你們難過，希望你們寬諒。相信你們都知道：世界上，絕對沒有不勞而獲的事，一般人為了三餐溫飽，尚且要苦磨身體、用盡心思、絞盡腦汁，更何況我們是求出世間的究竟大法，豈是輕易便能獲得呢？

近來大眾師忙於為常住的體制、規約作設想！一個道場的體制與規約，對行者而言，有絕對的重要性及需要性。往昔百丈禪師以佛陀的戒律為精神，立清規規矩，建立了完美的僧眾制度，使得僧眾能有一個安身立命、專志修行的所在，如今面對急遽變化的社會，佛門要如何來因應呢？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和生活規約的出現已是刻不容緩，相信大家已摸索、思維得很清楚，

而且也生出了歡喜心，心志內心更是高興！
但是，目前大眾師只對自己領執的部門清楚，對其他部門還沒有用心去認識，心志憂慮大眾師會因此互不了解，互相牽制，而障礙了工作的進行。若果如此，常住的體制與規約怎能為大眾所認同？大眾師又怎麼去應用、實踐這些規約法則呢？若在應用與實踐當下，大家無法把握其背後真義與無形力道，恐怕會產生苦受、挫折、不方面、不自由、等等，如此豈不白費大眾所費的那麼多時間呢？其者會因不能深知規約的真義及對常住的迫切性，只是跟著別人虛度光陰、流浪生死而已。

所以大眾師應常自摩頭：我今日棄俗染衣，身居清淨地，為的是什麼？追的又是什麼？若在這樣的好環境裡，不能有個生命的主流！法則，來激發自己、轉換自己，反認為是束縛，恐怕多劫修來的福報，不必一會兒功夫，就會被那無聲無息的順性之水給沖沖掉了，這果世辛苦所掙得的人身，也馬上要披毛戴角了。

或許有人會想：「那我就不要在太順的環境中修行，以免稍有成就，徒長慢心，或者因放逸自便而有墮落的危險，我應該去尋找一些逆境來磨練，可能對我才有助。」
：「那麼，我倒要請問你，你有幾分功夫能抵擋逆境的火燒與煎烤呢？恐怕僅需一絲火氣，就可把你全身猴毛燒個精光，若有三分火氣，則不知要把你燒到那一途去！
在此奉勸大眾師，心志是不會白費的，只要我們不忘初心，在修行的旅途，依著聖言量，依著古德留下的風範，看到現前僧眾的需要，如法如律地運用最適切的法則來轉

換自己的言行，以湧現生命的活泉，發出生命的光與熱，滋潤自己也滋潤別人，在溫暖他人的當下，孕育出慈悲喜捨的襟懷！這才是法則真正要發揮的力量。
關於精舍寶殿的建築，是我們僧團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佛法的流傳，不能只及於僧團，更要擴大於社會人群，偏佈於世界，使每個人都能依歸、有安寧、有光明，這是

每一位佛弟子、宗教人士所應背負的責任，而要推動法輪，必須要有處所，這是弘法的基本條件，現在為了籌劃這個處所，真是辛苦了太多人，悟師父、明迦老師當然是辛苦的，除了宗教理念的呈現，更是南北四處奔波，參觀各種建築，分析利弊，以求這座推動佛法文化教育的道場設備、功能更加完善，臻於理想，又參與設計的同修，為要設計一個數十年、乃至更久遠之後還能提供多功用的建築物設想，不眠不休地絞盡腦汁，真叫人既歡喜又心痛，唯恐他們把身體搞壞了，還好，年輕時是本錢，體力尚足以放出，看他們仍然充滿幹勁，我就可以安心了。
確實，出家沒幾年，是要在僧團中多培些福德，況且為了理想，運用自己的能力以貢獻僧團，也是釋子的本務，修道的生活本就是在環境與群體中相互成就而完成的。

以上是在心志在廟房中的一些想法及思慮，又對大眾師說舌了，就此打住。
幻緣若夢 立志出世
官夫人頭指氣使的陋習，每日隨眾執勞，諸如：挑水、砍柴、種菜，樣樣領先，情志非常愉悅，並把握每個空閒閱覽經典寶庫，悠遊於佛法的智慧大海。她虔敬且精勤地經營著出家的生涯，終於驗證了佛法的真相，體解通達了諸法。

傅尼丘比

無視榮華 凡入聖的 妙相比丘尼

妙相比丘尼，本姓張，字佩華，弘農地方人士。父親張茂，家道素來康富，且負盛名，對於子女的教育很是注重。因此，法師從小薰習誦經、禮教，研讀經史子集，孕育出她嚴守禮法，狷直不屈的性格。
十五歲那年，父親將她許配給北地的皇甫達，皇甫達官至太子舍人，原希望她從此當個官夫人，享受幸福生活，也算了却一樁心事。孰料皇甫達在居喪期間，不遵守禮法，令她痛心厭惡。從此二人相處，磨擦不斷增加，終於，她發覺二人的志趣相當懸殊，靜心思慮以後，她主動要求結束這段因緣。

父親向來了解女兒的個性，便不再勉強她。而經歷過人世的怨憎會苦，頓感世間悲歡離合的無常，不禁生出出離心志，嚮往在佛陀座前清心寡欲、惟道是求的生活。於是向父親請求出家修道。張茂見女兒對佛法的好樂及堅毅志願，也就應允其獻身佛門，法號妙相。

出家後的生活是古佛青燈相伴，飲食盡是粗蔬茶飯，法師一掃

不久，法師在弘農北部的山區覓得一處道場，背山而居，環山蒼鬱成陰的林木，前面可以眺望廣袤的山峯、丘陵、原野，登臨此境，心神曠達，確實是個長養聖胎、陶鑄心性的好地方，不過是幾易春秋，法師道業益進，法化所到，風行草偃。遠近慕其道風，競相追隨的人與日俱增，法師慈悲地接受了他們，令得在佛道上朝夕相互砥礪、切磋。在這裡，雖然沒有寬敞舒適的堂舍，大眾卻徜徉於山林間，修行的生活是適性、自如、清淨、恬淡、如律的。

經過了二十餘年的精誠苦修，自我砥礪，法師的宗教情操，如久釀的美酒那般醇厚，行願也隨之日益弘深、堅定。為了讓更多的人也能共享甘露法味，獲得清

新自在的生命，法師乃發願昇座說法，將佛陀的教義廣為傳播。每當法師說法時，見到聽受的人若有一時間無法領解經中的奧義，總是再三的解析說明，不厭其煩，直到他們聽懂為止，而對一些較愚劣或是不專心的人，她甚至聲淚俱下，苦心的教誨，她一心一意只希望每一個前來聽講的人，都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。

談追求出離人間的佛法呢？
當場法師即不願再多言，並以身體不適為由，稱病離開了。法師這般的嚴詞厲色，令在場的其他大眾深為感佩，因為這般的气魄、膽識，不要說尋常男子做不到，何況法師不過是一介女子呢？

雖然纏綿病榻有一段時日，但她的神情依然怡悅安詳，不憂不懼。臨終前，她還向一旁傷心落淚的弟子們說：
「人，貧賤窮困也好，飛黃騰達也好，凡生必有死，會必有離，沒有人可以倖免，只是早晚遲速的差異而已。你們又何必難過？要緊的是在存活的分秒當下認真的生活，過著無憾無悔的人生，那麼，對於生死我們又何必太在乎呢？」

語畢，法師平靜地走了，留給後世的是，對一代高僧風範無盡的追思。

自慶譯

嘉義玉山山岩香光寺

傳授千佛護國在家戒會

本寺為慶祝祇園講堂、陶鑄開房、海眾僧寮之啓用，感念三寶庇佑，並秉承世尊遺教，弘揚戒法，淨化人心，安定社會。謹訂於民國七十六年農曆八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五日止七永日，傳授在家三皈五戒、菩薩戒，提供有心修學佛法者共同研戒、學戒、受戒、持戒，令其深種善根，盡形壽以戒為師，使佛陀殊勝教法，藉戒法之弘揚而久住世間。恭請上悟下明老法師為得戒和尚。

上淨下心大法師為羯磨阿闍黎
上心下田大法師為教授阿闍黎
上圓下宗大法師為開堂和尚

以此傳戒功德，回向佛日增輝，法輪常轉；世界和平，國運昌隆，法界有情共成佛道。謹將傳戒事項列舉如后：

一、傳戒日期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農曆八月十七日至八月廿三日止七永日。
二、受戒資格：凡皈依三寶，身心健康，無不良嗜好者，皆可報名。
三、受戒費用：雙衣由本寺結緣。
四、攜帶物品：海青、身份證、佛教會會員證、換洗用具。
五、傳戒地點：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九之一號玉山山岩香光寺。
六、戒會設齋分：護法大齋壹萬元，福壽大齋陸仟元，上堂齋肆仟元，吉祥齋叁仟元，如意齋貳仟元，羅漢齋壹仟元，點心齋陸佰元。
七、戒期中：設茶皇禮壇、長生棧位、往生蓮位為信施極極祈安納福，並慈拔親恩，蓮增上品。歡迎踴躍參加，請及早登記。

敬請踴躍報名參加求戒，並請諸山長老、蒞臨指導，護法共襄，設齋共榮，地址：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九之一號
電話：(05)2541126
郵政劃撥：033086941 香光寺